


「以色列」埃特加·凯雷特——著  
方铁——译

# THE SEVEN GOOD EARS



*Etgar Keret*

埃特加·凯雷特作品系列 03

美好的  
七年

*a memoir*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# 美好的 七年

「以色列」埃特加·凯雷特——著  
方铁——译

The Seven Good Years  
Etgar Keret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7-2968

**Seven Good Years**

Copyright © Etgar Keret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
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好的七年 / (以) 埃特加·凯雷特著; 方铁译.
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
(埃特加·凯雷特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2715-3

I. ①美… II. ①埃… ②方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  
—以色列-现代 IV. ①I38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5905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

封面设计 朱镜霖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8 千字
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5.375

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15-3

定 价 4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© Anna Kaim

## 埃特加·凯雷特（1967—）

以色列作家，父母为大屠杀幸存者。

1992年，凯雷特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管道》。

1994年，短篇小说集《消失的基辛格》获得广泛关注，其中《泰坦女妖》被编入以色列高考试题。

2004年，英文短篇小说集《想成为上帝的巴士司机》出版，其中《割腕者天堂》被改编成电影。

2006年，他当选为以色列“文化杰出基金”优秀艺术家。2007年，他和妻子合作导演的首部电影《水母》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最佳处女作奖。

2010年，他荣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。他还获得过总理文学奖、文化部电影奖等。

目前他在内盖夫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担任讲师。

本书为以色列作家埃特加·凯雷特的随笔集，讲述了七年中发生在他身边的事：儿子列夫出生在恐怖袭击的中心特拉维夫；父亲生病了；他自己经常做关于伊朗总统的噩梦；一个穷追不舍的电话推销员一直骚扰他。在战争的阴影下，作为作家、父亲和儿子的凯雷特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会产生荒诞而绝妙的想法，从而诞生了许多有趣、细腻、发人深思的文章。

凯雷特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、有趣和深刻之间自由转换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反复无常，人类是如何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善的。这部机智、古怪的回忆录具备他人模仿不了的凯雷特式风格，充满对奇迹、生机、爱、悲伤的洞见，以及难以抵挡的幽默。

---

### 埃特加·凯雷特作品系列

- 01 《突然，响起一阵敲门声》（*Suddenly, a Knock on the Door*）
- 02 《最后一个故事，就这样啦》（*The Nimrod Flip-out*）
- 03 《美好的七年》（*The Seven Good Years*）

责任编辑：朱卫净 潘丽萍

封面设计：朱镜霖

全国各大新华书店，99网上书城（[www.99read.com](http://www.99read.com)）有售  
天猫商城：九久图书专营店（<http://jiujiu.tmall.com>）有售



九久读书人  
专注外国文学，分享文学风向



爱读书的小孩  
把世界上最好的童书带给孩子

## 序

一个作者说他写的一本书对他尤为重要时，他的话还不够全面。一本书的存在，必须起码对一个人尤为重要。作者有点运气的话，这个人会是这本书的读者们中的一位，但作者本人即使运气没这么好，总归会对它兴奋得像个自豪的家长。我觉得自己至少写了四本书后才意识到这点，如今对此已了然于胸。然而我还是要说，这本书对我尤为重要。因为这是我写作超过二十五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；因为它让我作为写作者进入了新的领域，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，这个领域那么私密而易受中伤。这新地方太令人惊恐了，以至于我决定不以母语（希伯来语）、不在我住的地方（以色列）出版这本书，而仅与陌生人分享它。

就我自己所知，我总是有两种类型的故事：一种是我喜欢对亲近的朋友和邻居讲述的故事，另一种是我总宁愿讲给在飞机或火车上坐我身边的某个人听的故事。本书中的故事属于第二

类：关于我儿子问我的问题，以及我能给出的答案；关于我的父亲，他总是在我需要被拯救时来搭救我，但他病了后，我却不能对他施以同样的援手；关于我父亲生病时我在脸正中留了撮小胡子，以使人们不会问我“近来如何”这个一时太难说清的问题；关于从未被满足的强烈欲望，关于一场悄无声息地变成我年幼儿子童年风景的永不停止的战争。

在往后的一百多页中，你会跟我共乘一列有轨电车。你读至最后一页，我会到站下车，彼此也许后会无期。这七年的旅程，自我儿子诞生始，至我父亲去世终，我希望其中的一些东西也会触动你。

## 目录

001	序
001	第一年
003	突然，那事儿又发生了
007	成年婴儿
011	来电与应答
015	我们如何打仗
019	第二年
021	你，真诚的
025	在云端
029	陌生好伙伴
034	人民守卫者
038	梦之安魂曲



044	目光长远
049	<b>第三年</b>
051	火柴梗战争
055	瑞典人想多了
059	操场败北
065	偶像崇拜
071	<b>第四年</b>
073	让炸弹飞
078	我令人哀悼的姐姐
084	小鸟的眼睛
089	<b>第五年</b>
091	故土设想
094	胖 猫
099	装腔作势的人
103	无非是另一个罪人
106	我的第一个故事
109	阿姆斯特丹

113	男孩们不哭
115	<b>第六年</b>
117	没有什么可失去时，怎么样都是赚了
122	在外过夜
126	公园之惑
132	事 故
137	给我儿子的一撇小胡子
141	情缘威士忌
147	<b>第七年</b>
149	沿着父亲的足迹
153	窄 屋
158	善良的代价
163	熏牛肉三明治

# 第一年



## 突然，那事儿又发生了

“我就是憎恨恐怖袭击，”瘦护士对老护士说，“来点儿口香糖不？”

老护士拿了片口香糖，点点头。“那你又能怎样？”她说，“我还讨厌急诊呢。”

“恐怖袭击跟急诊不一样，”瘦护士坚持道，“我觉得处理紧急事件没什么问题。但我跟你讲，这是恐怖袭击。摊上这事儿就全玩完了。”

这时，我正坐在产科病房门外的板凳上，思量她说得没错。一小时前，我欣喜若狂地带着妻子到这儿，送我们来的是一位整洁得变态的出租车司机，我妻子羊水破了时，他一个劲儿担心他车子的坐垫毁了。现在，我忧郁地坐在走廊里，等着护士从急诊室出来。除了这两个护士，所有人都去帮助治疗在袭击中受伤的人了。我妻子的宫缩减缓了。孩子可能也觉得整个生产过程相比

之下没那么要紧吧。在我去医院餐吧的路上，一些伤员被放在轮床上吱吱地从我身边推过。我们乘着出租车来医院的一路上，我妻子像个疯女人似的尖叫，但这些伤者都很安静。

“你是埃特加·凯雷特吗？”一个穿方格子衬衫的家伙问我，“那个作家？”我很勉强地点点头。“呃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”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，问道，“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？”我迟疑一下，他用同情的口吻说：“慢慢来，别有压力。你刚刚经历了创伤性打击。”

“我没遭遇袭击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我今天是碰巧在这儿。我妻子要生了。”

“噢，”他一点儿都没试图掩饰失望，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，说道，“恭喜了。”然后他坐到我身边，点了一支烟。

“你也许该和其他人谈谈，”我建议他，希望“长好采”牌雪茄的烟别在我脸上缭绕，“我刚才看见他们把两个人推进了神经科。”

“他们是俄罗斯人，”他叹着气说道，“一个希伯来文都不识。再说了，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进神经科的。这是我第七次来这家医院，我知道会有哪些场面。”我们默然无语地坐了一会儿。他大概比我年轻十岁，但已经开始谢顶。他注意到我正看着

他时，就笑着说：“真糟糕，你当时不在那儿。一个作家对袭击的反应说不定会给我的文章增色不少。某个人新颖的感受，细腻的视角。每次袭击后，我得到的总是这样的反应：‘突然，我听到一声爆炸。’‘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’‘所有东西都被鲜血覆盖。’你愿意听这样的话听几遍？”

“这不是他们的错，”我说，“这只是因为袭击总是差不多。人们对爆炸和死亡已经麻木了，你能让人说出什么新颖的东西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他耸耸肩说道，“你才是作家。”

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从急诊室出来，去了产科病房。“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，”记者对我说，“你干吗一路跑到这种垃圾地方来生孩子？”

“我们希望是自然分娩，这儿的妇产科……”

“自然分娩？”他窃笑着打断我，“对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、从你老婆阴道里弹出来的小侏儒，有什么自然可说？”我不想回应他。“我告诉我老婆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‘你要是生孩子，就得像美国人那样，做剖宫手术。我可不想因为我，你被哪个婴儿撑得变了形。’如今只有原始社会的女人才像动物那样生孩子。好啦，我得去工作了，”他缓缓站起身来，又试图采访我，“你

或许至少想就这次袭击说点儿什么吧？”他问道，“它有没有改变你什么？比如会影响你给这个孩子取名或其他什么的。”我抱歉似的笑了笑。“没事儿，”他边说边眨眨眼，“伙计，希望一切顺利。”

六个小时后，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的侏儒弹出我妻子的阴道并立刻大哭起来。我试着安抚他，让他确信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等他长大后，中东会变得井然有序：和平会到来，不会再有任何恐怖袭击，即使千载难逢地遇上一次，也总可以用新颖的感受、细腻的视角完美地描述它。他安静了一会儿，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他应该天真一点儿，因为他还只是个新生婴儿。但连他都不买账，他在犹豫了几秒，打了个小嗝之后，又哭起来。



## 成年婴儿

我还是个孩子时，父母带我去欧洲。在那次旅程中，最让我激动的不是大本钟或埃菲尔铁塔，而是从以色列至伦敦的飞行——说得更准确点儿，是飞机餐。托盘上放着一小罐可口可乐，旁边是一盒不比香烟盒大的玉米片。

我享用那份小东西，发现那罐可乐味道跟普通装的一模一样，玉米片也真的可以吃时，惊讶变成真正的兴奋。很难确切地解释这兴奋源自何处。我说的不过是一份小包装软饮料和谷物早餐，但我当时七岁，确信自己见证了奇迹。

如今，三十年后，我坐在特拉维夫的起居室里，看着我两周大的儿子，产生了差不多同样的感觉：这个人体重不足十磅，却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一样有愤怒、无聊、恐惧和平静。给他套上西服三件套，戴上劳力士手表，塞给他一个小公文包，把他推入社会，他也能眼睛眨也不眨地沟通、作战、签协议。是的，他